

20年赌场职业“老千”自述 第一次“抓千”挣了200万

腾飞在赌场混了20年,一直做“老千”、抓“老千”,直到遇上现在的妻子才“金盆洗手”,开始在网络上揭露赌场的种种黑幕。他说,第一次抓千拿到200万,而被他抓到的老千,“丫头的眼珠没有被挖出来,让一只手直接伸进去摁碎了”。



他的赌场经历



偷家里钱和房本去赌

“那个时候我很傻,明明知道有人在做手脚,但仍像飞蛾扑火一样,着了魔似的每天借钱去赶场子,结果越输越多。”

“输的总想去翻本,想着赢回本钱打死也不玩了,赢了还合计这个钱来得可真快,还想赢。走路的时候都会在想那把牌应该这样,或者不应该那样。”

“真命天子”便在这个时候出现,他永远记得那是1993年秋天,朋友第一次让他接触到“千术”,建议他合伙“千”人。

“我似乎看到大把大把的钞票在向我招手,看到赌场上风光无限的自己和垂头丧气的傻瓜们。”说干就干,他偷出了家里全部的存款,5万元。

事后证明,这个小“老千”实际是让他倾家荡产的“阎罗王”。

“输红眼的人都疯狂。”他又把家里的房本偷出来,拿房子作抵押,贷款3万多块。“眼前一闪而过母亲那乞求的眼神,但顾不得了,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赌!”

在赌场负债30万那年,腾飞只是个24岁的小青年。无路可走的他,最后骗了个不知他底细的远房亲戚2万元钱,逃离了家乡。

赌场打工,学“千术”,成为“老千”,接下来就是一段抓“凯子”的日子。这段日子现在被腾飞描述为“很俗套”,“无非就是哪些人参与了,牌桌子上该如何演戏。赢了大家分,一起瞎乐。”“那钱来得快,也不当钱花,来了钱就大手大脚。”

最初,有钱的感觉真踏实,“头回坐在五星级酒店里,感觉自己的眼睛不够用,还一个劲提醒自己:我现在是上层人士,举止一定要得体。喝完咖啡结账,嗨,一杯破咖啡120块。”

赢了钱也不拿走

然而,做“老千”也不总是那么风光。“很多时候赢了钱根本拿不走,别人输多了放赖(耍赖,不给钱),去外地‘出千’还容易遇到‘笼子’(别人下的圈套)。”



他看到的悲剧



少妇在我面前跳楼

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少妇站在窗前,“大口抽烟,一边抽,一边大口地咳嗽。再然后,看没人注意,她就跳楼了”。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面前消逝,他问自己:是不是被你“千”过的人里也有这样的事存在?

“最倒霉的是一个银行的小子,赌急了,把自己的积蓄全部输了,亲戚朋友也借遍了,最后竟然打起自己经手的钱的主意。在银行通过涂改票据,挪用了很多钱。后来实在填不上了,就逃亡了。也有个女的,很凄惨。她丈夫在外地打工辛苦寄一些钱回来,被她拿到赌场里都给输光了,后来想不开,自己服毒死了,丢下一个幼小的孩子。也有一个小子钱输没了,竟然去抢劫,在楼梯洞里用砖头打了一个女的



他看到的丑剧



有人撒钱有人抢钱

在赌局里待久了,腾飞见识了各式各样真实的人性,“这个社会阴暗面太多了”。一个赌场的舞池中,“所有的小姑娘全部拥向一个贵宾,贵宾是VIP,200万,送一辆宝马X3,按你的要求,俱乐部所有的小姑娘都陪你跳舞,陪你玩”。

“还有一哥们儿朝舞池上方撒钱,得有个五六万块,一个个漂亮小姑娘就在那儿捡,抢!我都快崩溃了。”

赌桌上把官员拿下

有一次接到的活让他大开眼界。一个老板

有一次在哈尔滨,在一个设在五星级酒店的赌局里,他被“下了笼子”。

“我俩被拉进一个房子,不由分说他们就开始打,不分头脸地乱打。打了很久,我连护着头的力气都没有了……包里的钱和手机都被人拿走了……晚上看守给我们生了个炉子,就那么凑合了一夜……回到宾馆,才发现头发掉了好多,鼻子出了很多的血,嘴唇破得厉害……退了房,直奔火车站。一路上人们都像看动物一样看着我俩,我们也顾不得了。警察看我俩像逃犯,把我俩拦下好几个检查,好几个盘问。”

“总梦到自己被人追”

机缘巧合,腾飞开始改行抓“老千”。在“天津赌场抓内鬼一战成名”后,腾飞由原来“赌场‘暗灯’需要提防的‘老千’”,变成了“专业抓‘老千’的编外‘暗灯’”。抓“老千”的待遇相当优厚,只要抓到现行,可以拿3天场子利润的五分之一。

第一次“抓千”,他拿了200万元。几年“抓千”,“基本没怎么失手”,只有一次,“因那个‘老千’之前有恩于我,实在没法抓”。

“总睡不踏实,梦多,总梦到自己被人追,总跑不动,拼命喊,也没人理会,经常被抓到,然后就吓醒了。”

在他的梦里,“一双眼睛经常出现,眼睛里满是哀求的眼神,嘴唇在发抖”。根据腾飞书中的描述,这双眼睛出现在2001年秋天,他到天津“抓千”。最后抓到的是两个“长得很好看的荷官”(赌桌上负责发牌的人)丫头。在暗中观察了好几天后,他终于“得意”地抓了个现行,随后发生的一幕让他的“得意”成了终生的悔恨。

“一颗眼珠掉到地上。”腾飞说,真实情况是,丫头的眼珠没有被挖出来,让一只手直接伸进去摁碎了。

这是他第一次出面“抓千”,从那以后,噩梦就像个魔鬼缠着他,到了晚上,高一点的声音就会让他汗毛直竖。“那以后我给自己订了个规矩,任何人找我‘抓千’,必须事前约定不得伤人,否则不去抓。”

脑袋,把人打死了。”

沈阳女子多年不敢回家

腾飞由抓“凯子”改抓“老千”,有一次抓到的是一个沈阳女人,10年前跟老公一起做边贸生意,赶上俄罗斯通货膨胀破了产,老公想不开跳了楼,她不认命,继续做这个生意,但是摔得太惨,以至没有翻身,被债务压着冒险和别人到赌场“搞钱”。

“她说有了点积蓄就马上汇给了父母还债,搞赌场的钱基本都汇回家还债了,这么多年她不敢回沈阳,虽然那里有她的家和父母。”

最难受的是,这些年来,每年高中同学聚会都没有他。“我跑路(躲避被抓而逃)大家都知道,我怎么去跟人说啊。”他说他很心痛,很自卑。



腾飞的帖子结集出版:《我的老千生涯》



走近人物



“老千”腾飞

腾飞,曾是“老千”(赌场里运用骗术赢得赌局者),后来改行专门抓“老千”,一度在“黄河以北开赌场的庄家中”非常有名气。

“知道‘老千’抓‘凯子’都怎么叫吗?都叫杀猪。”所以,腾飞的另一个网名是“屠夫”,聊天用的名字。“屠夫”的个人资料显示地址为辽宁某市,37岁,还有一个冷酷的屠夫卡通头像,其他全无。

腾飞说他“相貌平庸,瘦瘦的、高高的,属于扔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。不过,做‘老千’,抓‘老千’,平凡的相貌让他隐藏得很好,栽在他手里的‘老千’以几百人计。电影里赌神们眼花缭乱的赌技,在他看来都是些‘小儿科的东西’”。

4年前,腾飞娶了个漂亮媳妇,“走在街上回头率百分百”。媳妇的条件是,结束近20年的老千生涯。他退出了“江湖”。

两年前,2006年5月的一天,他在天涯社区发出第一个帖子《我是怎样成为一个职业“老千”的》,开始引来粉丝无数。但粉丝们不知道,发出第一张帖子那天,正是他表弟的“烧百天”。

腾飞难过,目睹过很多因赌博而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,但“自己的表弟赌博输钱自己竟然不知道”。他开始写赌场的种种“猫腻”,写自己亲历过的无数赌局。“我知道的千术有3000多种,如果不累,一直写下去要写好几年。”

他在网上连载的自传体文章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追捧,仅半年多时间,600万点击,6万多回复,跟帖的粉丝无数。

没人知道腾飞的真实姓名。他的网上文章后来被结集出版为《我的老千生涯》,有关作者的介绍仍然非常少。

腾飞说,生手怕熟手,熟手怕高手,高手怕“千手”,“千手”怕失手;十赌九输,唯一不骗你的那次是为了“钓你的鱼”。

如何防止别人出“老千”,他说:“不赌!不赌,别人就‘千’不着你。”

35万只安全套一夜蒸发

读者:计生站领导偷偷卖了
计生站:已过期焚烧销毁了

35.6万只避孕套一夜之间神秘失踪了。

举报的读者说,是保管避孕套的计生站领导私自将这些还在有效期内的避孕套卖了;计生站领导却坚称是因为要装修没地儿放,让装修老板将这些“已经过期”的避孕套拉去焚烧销毁了。

178箱避孕套都没了

3月6日早上,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计生站职工,突然发现单位食堂变得空空荡荡,除了3箱过期的节育环,其余178箱2007年发下来还未过期的避孕套,统统不见了。

一位细心的职工在一张纸条上记录着:“每箱2000只×178件=356000只;调拨价每箱324元,共计57672元”的字样。

“这批安全套是2007年下拨的,由于交通不方便有些乡镇开了票却没有领走。”职工说,去年年底,原来散放在楼上办公室里的避孕套被集中搬进了食堂。

今年春节过后,由于计生站搞装修,食堂要拆除,怎样处置这批避孕套就成了问题。“我听见站领导和别人谈过两次,说找个人拉去卖了!”有职工透露,“2006年,我记得比较热的时候,一名男子开了一辆加长货车来拉,后来站领导分给我们每人100块钱。”

避孕套到哪去了?有职工猜测:领导卖了。

烧了,还是卖了?

3月6日上午,当大家正对这批避孕套的消失议论纷纷时,“负责计生站改扩建工程的包工头推门进来,一进来就绘声绘色地讲头天晚上焚烧避孕套的经过。我们大家满是疑惑:明明还没过期,怎么会拉去烧呢?”

当天下午,职工们来到包工头讲述的焚烧地点——黄天坝垃圾堆进行了查看。他们的确也看到了没烧完的避孕套。但根本不像是烧了100多箱,“发黑的没多大一块,178箱,要烧完得多大规模啊。因此我们怀疑,这只是一个假象,大多数有可能拉出去卖了。”

3月28日和4月1日,记者先后两次来到沿滩区调查了解。正如该职工所说,垃圾堆上只有一块不到1平方米黑色痕迹。

计生局说已过期烧了

4月1日下午,沿滩区人口与计生局局长张远明(音)说,3月初,他接到计生站职工的反映,称站领导把避孕套拉去卖了,就立即组织调查。后经相关人员调查,排除了私自卖避孕套的

行为,实际上是因为计生站要搞装修,因为这些避孕套找不到堆放的地方,计生站就让装修的老板把它拉出去烧了。

张还说,这些避孕套基本上都是过期的,不能用了。

为了进一步调查事件的真相,张远明把计生站站长罗明湘、装修老板李贵宗、站内管计生药具的职工张莲先,一起喊到了计生局办公室,他们分别介绍了事件的相关情况。

记者追问是不是避孕套都是过期的了,罗称可能还有没过期的。

装修老板李贵宗说,他本来是因为装修帮计生站去烧了这些避孕套,没想到还惹麻烦了。3月5日下午,他找了一辆川路货车,装了有110多箱,没有178箱。喊张莲先一起去烧,张却不去。他就和驾驶员一起拉到黄天坝去烧了。李表示,绝对没有把避孕套拉去卖。

离过期还有两年呢

避孕套的有效期是多少年?张莲先说,一般是3年。按此推断,这些避孕套根本就没过期。

为了再次证明这批避孕套确实是被烧了的,1日下午4点左右,计生局的领导和计生站领导以及装修老板等,与记者一起来到焚烧现场。

记者随手捡起几只避孕套查看,发现上面的失效期竟然有“2010年”,也有“2009年”的。

如今,计生站职工对有关部门关于避孕套失踪一事的调查处理还不满意,他们认为,站领导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35万多只避孕套是全部被烧了的,被卖的嫌疑仍然存在。同时,即便是烧了,站领导让人将没有过期的价值5万多元的避孕套烧了,这也是对国家财产的破坏,是一种渎职行为。

